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吳文英資料彙編

中華書局

古漢山房詩稿

吳大英詩集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吳文英資料彙編

馬志嘉
章心緯
編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吳文英資料彙編/馬志嘉,章心綽編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06

(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)

ISBN 7 - 101 - 03676 - 7

I. 吳… II. ①馬… ②章… III. 吳文英(約 1212 ~ 1272) - 研究資料 IV. I206. 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2)第 089372 號

責任編輯：俞國林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吳文英資料彙編

馬志嘉 章心綽 編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· 7½ 印張 · 2 插頁 · 158 千字

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 - 3000 冊 定價: 18.00 元

ISBN 7 - 101 - 03676 - 7/I · 466

夢窓詞集

鎖寒窓

俗名越調犯中呂宮又犯正宮無射商

玉蘭



紺縷堆雲清顛潤玉記人初見蠻腥未洗
海谷一懷悽惋渺征槎去乘闊風占香上
國幽心展遺芳揜色真姿凝淡返魂騷晚
一盼千金換又笑伴鷗夷共歸吳苑離
煙恨水夢杳南天秋晚比來時瘦肌更銷
冷薰沁骨悲鄉遠最傷情送客咸陽佩結

明抄本《夢窗詞集》書影

前　　言

吳文英（約一二二二——一二七二），字君特，號夢窗，一號覺翁，浙江甯波鄞縣人。父翁某生三子，長子逢龍，字際可，號石龜，丁丑吳潛榜進士，有詩集；後夢窗而生的為元龍，字時可，號處靜，有詞集；夢窗其中子，生後於外家，改姓吳。少好文辭，但與科舉無緣，故未得志於場屋。有詞集《夢窗甲乙丙丁四稿》流傳於世。論者對其或譽或毀，褒貶迥異。元、明兩代流傳不廣，幾至湮沒。清中葉以後，受到異常的重視，周濟為倡導之先鋒。清末至民國初年，夢窗詞風靡一時，有「近世學夢窗者，幾乎天下」之譽（見吳梅《樂府指迷釋序》）。自從胡適在《詞選》中對夢窗詞貶斥以後，一般出版的《詞論》、《詞選》，對夢窗詞都持貶低、訾毀乃至否定的態度。建國以後數十年中所出版的文學史和詞選，往往認為夢窗詞「重形式而輕內容」，或「只追求形式，而忽略內容，所以他的作品缺少血肉和風骨」。近幾年言夢窗詞者漸多，然多迴避其內容而欣賞其某些形式。內容和形式是統一的，不能分割的。所以全面地、深刻地、公允地評價，還有待於有志者進一步地研究。

條千瘡百孔的破船，已岌岌可危，統治者醉生夢死，沉於酒色，既無力改變現狀，也沒有振作的雄心。夢窗詞集中有許多憂國傷世之作，表達他的焦慮和哀懼，如《金縷歌陪履齋先生滄浪看梅》，這是吳文英陪同吳潛游韓世忠故園蘇州滄浪亭而作的，以「華表月明歸夜鶴」來追悼韓世忠的忠魂，近尾則以「後不如今非夕，兩無言，相對滄浪水」，感慨悲涼的筆調抒發自己和吳潛對國事「後不如今」的悲歎，同時又極其沉痛地追憶往昔猶有韓世忠、岳飛等愛國志士抗敵救亡，今日賈似道當政，賢路堵塞，正如其後陸游所寫的「公卿有黨排宗澤，帷幄無人用岳飛」的嗟歎。激越悲涼，令人絕倒。《古香慢賦滄浪看桂》，此詞既非懷人，又非自感，而一片悲涼之情，淒苦之音，催人淚下。詞中「殘雲」、「贋水」喻盛時已過。「秋澹無光，殘照誰主」，暗示勢已危急，光景無多。傷宋室之衰亡，爲國運而擔憂。《八聲甘州陪庚幕諸公游靈巖》一詞，葉嘉瑩先生認爲「夢窗此詞，言外確有深慨」（見葉嘉瑩《迦陵詞叢稿》）。此誠一語中的，道破了詞人的隱詞幽思。詞中「宮里吳王沉醉，倩五湖倦客，獨釣醒醒」，隱喻吳王夫差沉醉聲色爲勾踐所滅的歷史教訓，惟我自知南宋苟安之勢難保，故云「獨釣醒醒」，以抒發詞人內心的憂慮和郁闷。寫吳越興亡，非徒懷古，實寓傷今。《高陽臺豐樂樓分韻得如字》，海納翁曰：「淺畫成圖」半壁偏安也，『山色誰題』無與托國者，「東風緊送」則危急極矣。陳洵先生把這首詞說得句句寓有深意，未免推求過甚，但詞中「東風緊送斜陽下」等句，確似詞人國破家亡的預測，彼時城邑爲墟，高樓烏有，故云「傷春不在高樓上」。詞人又不願看到這種景象的到來，故云「莫重來」，沉痛極矣。他的晚年之作《三姝媚過都城舊居有感》，也是過故居，思故國，憑弔興亡之作；所描繪的「門荒」、「敗井」、「舞歇歌沉」，臨安京都一

片凋敝荒涼之景，實際上是對南宋日暮途窮的慨歎，緣情體物，寓意深遠，結尾「斜陽淚滿」，尤為淒涼。又如《惜秋華·重九》中「怕上翠微，傷心亂煙殘照」，《水龍吟·送萬信州》中「幾番時事重論，座中共惜斜陽下」，《高陽臺·過種山》中「莫登臨，幾樹殘煙」，《繞佛閣·贈郭季隱》中「看故苑離離，城外禾黍」，從上述各句中，我們可以看出，生於南宋垂亡之際的吳文英，憂國傷世，並非一時一事的感觸。表面上縱情於題詠，寄迹於林泉，但内心深處，却埋藏着異常的激憤和憂傷，在其詞作中不時流露。

夢窗詞表達憂國傷世的情懷，與南宋愛國詞人陸游、辛棄疾坦蕩直書其愛國主義思想不同，往往是即景寓情，因物寄意，多用比興手法，以小喻大，言近意遠，借古喻今，既無「鞶韁」高歌，又無「鏗韘」低吟的愛國主義詞章，且隱詞幽思，陳喻多岐，因而不為人們所注意。

吳文英還為基層平民寫過一些詞，如鞋匠莊生、筆工劉衍、道姑、舞女、吹笛的廬生等，美化他們的生活，對他們的辛苦寄予同情，這在宋人詞中是罕見的，豈可概以「內容貧乏」而論。集中與蘇、杭二女傷離惜別之作，固無重大社會意義，但亦非導淫之詞。吳文英一生沒有寫過淫詞、諂詞，寫過幾首壽詞，特別是《壽嗣榮王》、《壽榮王夫人》，訾責較多。劉毓崧於《夢窗詞集》的敘跋中已詳言之，其結論是：「豈但不足為夢窗人品之玷，且適足見夢窗人品之高。」故知吳文英作為填詞名家，在品行上也是無可厚非的。且吳文英為宰相吳履齋至友，竟至困頓以死，則其志可以概知。

二

任何事物的內容，都只能存在於它的形式之中。文學作品的內容也必須通過自己獨特的藝術形式以顯現。劉勰在《文心雕龍》的《情采》篇中說：「虎豹無文，則嚮同犬羊；犀兕有皮，而色資丹漆，質待文也。」既要承認內容決定形式，又要講究藝術技巧，發揮藝術形式的能動作用，方可望「文質彬彬」構成完美的藝術形象。吳文英窮畢生精力，追求詞的藝術形式美，獲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，他的詞留下了許多值得探索的藝術特色，謹舉一二，作為引玉之磚。

(一) 穥麗奪目、潛氣內轉

夢窗詞以穩麗見長，已為許多詞評家所公認，蔣兆蘭在《詞說》中說：「夢窗佳處，正在密麗。」孫麟趾在《詞逕》中說：「欲艷麗學飛卿、夢窗。」周濟在編選《宋四家詞選》時，以吳文英為穩麗詞派的代表。夢窗詞穩麗奪目，潛氣內轉的藝術特色，在其詞集中也灼灼可見：例如《溴蘭香·淮安重午》，《六丑·壬寅吳門元夕風雨中》等詞，都是以穩麗取勝，而又靈動有神。吳文英是一位才華過人，造詣很深的詞人，他的詞玉艷珠鮮，密麗深曲中藻采飛舞，如萬花爭春，且空靈回蕩，具有「天光雲彩，搖蕩綠風，撫玩無斁，追尋已遠」之巧。其令曲極流利，慢詞亦極凝鍊，麗情密藻，盡態極妍，若《鶯啼序》這樣長調，如不講脈絡貫串，轉身運氣之法，不失之拖沓，即失之板重，夢窗獨能結構井然，超凡入妙。南宋後期詞人張炎，病夢窗不能清空，並以「七寶樓臺」拆碎下來「不成片段」誚之。「七寶樓臺」已見夢窗組織之工，結構層次布

局之妙。近人吳學廉贊之曰：「肴饌百家有人在，樓臺七寶自修成。」夢窗琢鍊字辭，精於造句，固多警策，超逸處則仙骨珊珊，幽索處則孤懷耿耿，即分摘數語，亦閃閃有光，超凡入妙。「不成片段」之說，不知有何所本。近人陳詩譏張炎之言曰：「越賢老作吳門客，七寶樓臺字字工。」清空與質實，本是對立的統一，既相互對立，又相互依存。詞人有清空派，也有質實派。清空派重於抒情，色調清淡，以明快見長；質實派長於繪景韻事，喜用典實，通過景事、典實抒情，講究藻彩。春桃夏荷，各行其時，各盡其美，僅此並無高低之分。吳文英乃質實派名家，於南宋獨樹一幟，於景物描繪中抒情，運虛於實，以形傳神，寓清空於質實之中，使清空、質實互為表裏。如《青玉案》中「梅花似惜行人老，不忍輕飛送殘照」，把實景梅花寫得多麼靈動而又富有感情；《絳都春（春來雁渚）》中「東風須惹春雲住，□莫把、飛瓊吹去」，似與東風交談商量，尤覺真摯而動人。葉燮在《原詩》中說：「惟不可名言之理，不可施見之事，不可徑達之情，則幽渺以爲理，想象以爲事，惝恍以爲情，方爲理至、事至、情至之語。」吳詞善於將眼前實景與想象中幻景交相暉映，以表現自己特有的情緒，如「買釣舟溪上，應有衰煙相識」「飛紅若到西湖底」，都是作者想象中幻景，這種奇光異采，引人於冥漠恍惚之境，朦朧縹緲，難以捉摸。清空、質實本是作家不同的風格流派，是由於作家不同的氣質、性格、經歷和不同的審美觀點，在長期藝術實踐中形成的，張炎以其一派的門戶之見來否定貶低與之相對立的另一派，未免偏頗，也不利於藝術的創新和發展。

(二) 情致淒宛，色調清麗

由於吳文英特有的身世、經歷和社會環境，形成了他特有的個性和審美愛好，穠麗中往往呈現出一種淒清的色調，如《澡蘭香·淮安重午》中「玉隱紺紗睡覺」，記憶中玉人乃是隱在元色紗帳中。《過秦樓·芙蓉》中「藻國淒迷」、「怨入粉煙藍霧」，在《鶯啼序·殘寒正欺病酒》中，又有「藍霞遼海沉過雁」。這「藍霧」、「藍霞」在生活中也是罕見的。色彩是感情表現的一種手法，夢窗詞中的「紺紗」「粉煙」「藍霧」、「藍霞」，表現了他情致淒宛、色調清麗的藝術特色。在夢窗詞集中，還經常流露出一種複雜難言的悒郁情緒。如《祝英臺·近除夜立春》中「可憐千點吳霜，寒銷不盡，又相對，落梅如雨」，寫天寒身孤，作客他鄉，兩鬢蒼白，對映着如雨的落梅。景中寓情，倍增淒清。又如《風入松·聽風聽雨過清明》中「樓前暗綠分携路，一絲柳、一寸柔情，料峭春寒中酒，交加曉夢啼鶯」，在夢窗詞中，思念蘇、杭二女之作，佔有不少篇什，相思之情，竟至如醉如癡的程度，柳一絲，情一寸，極傷離惜別之情，悱惻纏綿之致，酒雖能銷愁，而鶯之啼依然驚夢，表現出一種惆悵失望而又無可奈何的情緒。《掃花遊·送春古江村》下闋「倦蝶慵飛，故撲簪花破帽」，寫孤蹤寥落，破帽簪花，惟有倦蝶相隨的窮泊潦倒生涯。《八聲甘州·陪庾幕諸公游靈巖》中「問蒼天無語，華髮奈山青」，是慨歎彼蒼者天，那管人世滄桑，令人黯然魂消。山色長青，無奈自己鬢髮如霜，青春早逝。「一夜苔生」，杳無踪影，惟有長日惆悵。《三姝媚·湖山經醉慣》中，寫盛時已過，紅顏已老，惟有似淚斜陽，悲送湖山耳。夢窗還善於用對比手法來表現他淒宛的情懷，如《祝英臺·近除夜立春》，他人正笑聲盈盈，歡度新年，而他自己却是「可憐千點吳霜，寒銷不盡，又相對，落梅如雨」。《霜葉飛·重九》，上片寫昔日「醉踢南屏」之樂，下片陡轉今日「早白髮，緣愁萬縷」之悲，這種哀樂

對比的手法，令人更覺哀不可抑。

總而言之，夢窗詞無論是憂國傷世，離愁別恨，弔古懷舊，或是羈旅自憐，都蒙上了一層淒清的哀痕。這與其身世，似有關聯。

夢窗身出翁門，繼改吳姓，與仕途無緣，一生落拓不遇，羈泊窮年，生當衰世，是一位失意文人。作為專業詞人，更具靈心慧感，醉心於藝術上雕琢，嘔心瀝血，終為南宋一大名家。

吳文英在性格上，正直而未免軟弱，關心國運而又常沉溺於個人命運；對統治者的荒淫無度深為不滿，但只能予以微婉的諷喻；深惡賈似道等懦夫傭賤誤國，但只能報以無可奈何的嗟歎；既無改造環境的能力，又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出路，必然逃避不了悲觀主義的沾染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審美心理，所以傷春悲秋，歎老嗟卑，憂紅憐綠，哀離惜別，固然是失意文人的多愁善感，同時又與其身世及南宋的衰頽國運密切相關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中說：「詞家之有吳文英，亦如詩家之有李商隱。」張爾曰也說：「夫詞家之有夢窗，亦猶詩家之有玉溪。」這種類比，得到許多評論家的贊同。李商隱生長於唐王朝政局昏暗的後期，一生落拓，與吳文英的身世頗多相似，性格亦較接近，他們作品中都流露出一種感傷色彩，以淒清的形式珍惜生活中的美，這種奇核風采，對人們有特殊魅力，又因這種奇核風采而不易為人們所接受，因而好惡不同，褒貶迥異。

三

吳文英對於詞的創作方法，亦有自己的見解。他說：「音律欲其協，否則成長短之詩。下字欲其雅，否則成纏令之體。用字不可太露，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。發意不可太高，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。」吳文英深受周邦彥、姜夔的影響，崇尚典雅，恪守典雅詞風的傳統，對俚俗纏令之體，概予蔑視和否定。追求「隱秀」，反對直露，認為「隱秀」有「深長之味」，把柔婉風格與立意高遠對立起來，故周不師前賢蘇東坡，吳不師名家辛稼軒，因此周、吳之詞，其立意都不如蘇、辛高遠。他們精通音律，能自度曲，吳文英首創《江南春》、《古香慢》、《玉京謠》、《西子妝慢》等十調，所作詞抑揚頓挫，皆協於音律。總而言之，夢窗以雋上之才，開徑自行，別構一格，南宋之有夢窗，是宋詞繁榮的重要標誌，給後人留下了巨大篇幅的文學遺產，不能輕易抹殺，但後世學夢窗詞者，又往往對其用典過僻，過份追求「隱秀」而驟然難解指為憾事。例如《掃花遊賦瑤圃萬象皆春堂》的換頭「天夢」句，用秦穆上天事；《聲聲慢客有持桐子侑俎者，自云其姪親刺之》的起句「寒宵驚墜」用陸天隨「黃稍滿綠筭」句意；《木蘭花慢壽秋壑》「漢節棗仍紅」句，用漢《禮儀志》「赤葆」故事；《宴清都連理海棠》中以「繡幄鴛鴦柱」代指連理海棠；《聲聲慢陪幕中錢孫無懷於郭希道池亭，閏重九前一日》中，以「檀欒金碧，婀娜蓬萊」代指修竹亭臺，楊柳池沼；「翠香」即葉，「蘭橈」即舟，「紅衣」即蓮花，「寒濤」即秋潮，「南譙」即南樓，「柔葱」即手指，「銀橈」即白雲天，此類尚不止此。真理向前多走一步，就會導致謬誤。上述事例，皆源於引用僻典過多，過份強調「用字不可太露」，不但

讀者費解，評論家亦有「誨澀不免」、「卒焉不得端倪」之歎。當然，吳文英詞集中亦不乏明快之作，但既不能皂白不分，又不能以微瑕廢美玉。我們只能輯錄一些基本資料，為有志於深入研究夢窗詞者提供某些方便。至於本書資料的選輯與編排，亦難免有疏漏之處，敬希指正。

本書在輯集資料過程中，蒙安徽大學圖書館、安徽省博物館在借閱圖書資料方面，給我們諸多方便。特別是安徽大學古籍研究所給與了很大的支持，該所賈文昭同志、周義敢同志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，在此一併表示謝意。

編者
一九九一年冬

凡例

一、本書輯錄關於吳文英詞和詞論的歷代評論，以及生平事跡有關記載。

二、本書一般輯錄宋至清的有關資料。原則上以「五四」為下限，但因晚清一部分評論者的身世跨入近代和現代，又因他們有些評論頗有見地，故「五四」以後質量較高，而又以文言文形式出現的資料，也酌情收錄。

三、宋元部分因與吳文英年代接近，且資料較少，故收錄尺度放寬，力求其全；明清以後則取其精。屬於和韻之作，除宋元酌情收錄外，一般不錄。內容相同者，則取其最完備、最早論述。

四、資料輯編的目次，儘量以朝代、生年為序，有些作者的生卒年限難以查清，則酌情編排。

五、所收資料以作者立目，同一作者名下的資料，其次序是先本集，次其他著作，最後為他人轉引的資料。他人轉引而無新意且又重複者，一律不錄。

六、儘可能選擇可靠的版本，對其中明顯的錯字，逕行改正，不附校語。

七、本書有「引用書目」，並注明版本，便於查閱。

目次

凡前言	一 宋
吳潛	
周密	
黃昇	
陳世崇	
鄭思肖	
沈義父	
張炎	

二元	陸輔之
瑛	顧瑛
明	三明
慎	楊慎
晉	毛晉
飛	沈際飛
參評	卓人月彙選、徐士俊參評
清	四清
華	龔鼎孳

沈爾燦	王晦	王又華	尤侗	朱彝尊	彭孫遹	王士禛	鄒祇謨	曹貞吉	李良年	先著、程洪	沈雄	陳玉璉	萬樹	汪森	杜詔
七	七	七	六	五	五	五	五	五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
王奔清等	厲鶚	田同之	全祖望	張宗樞	江昱	嵇曾筠等	查禮	嵇曾筠等	永瑢等	紀昀等	王昶	錢大昕	李調元	孫星衍	凌廷堪
六	六	六	五	五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	三
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	元